

庫文作創

子輿和子駟

齊魯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創作文庫
(七十)

子驪和子驪

子驪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七十)

子與和子野

分五角四價實冊每裝平

費寄加的埠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魯 彦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初月二十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上卷

雪·····	一
父親的玳瑁·····	二
開門炮·····	三元
寂寞·····	四
四歲·····	五
我們的太平洋·····	五

聽潮的故事……………五

驢子和騾子……………八

下 卷

船中日記……………一九

廈門印象記……………二七

西行雜記……………三五

關中瑣記……………四三

雪

美麗的雪花飛舞起來了。我已經有三年不會見着牠。

去年在福建，彷彿比現在更遲一點，也曾見過雪。但那是遠處山頂的積雪，可不是飛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牠祇是偶然的隨着雨點灑下來幾顆。沒有落到地面的時候，牠的顏色是灰的，不是白色；牠的重量像是雨點，並不會飛舞。一到地面，牠立刻融成了水，沒有痕跡，也未嘗跳躍，也未嘗發出悉率的聲音，像江浙一帶下雪子時的模樣。這樣的雪，在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誠然能感

到特別的意味，談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卻總覺得索然。『福建下過雪』，我可沒有這樣想過。

我喜歡眼前飛舞着的上海的雪花。牠纔是『雪白』的白色，也纔是花一樣的美麗。牠好像比空氣還輕，並不從半空裏落下來，而是被空氣從地面捲起來的。然而牠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黃昏時候的成市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時期的蜜蜂，牠的忙碌的飛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黏着人身，或擁入窗隙，彷彿自有牠自己的意志和目的。牠靜默無聲。但在牠飛舞的時候，我們似乎聽見了千百萬人馬的呼號和腳步聲，大海的洶湧的波濤聲，森林的狂吼聲，有時又似乎聽見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語聲，禮拜堂的平靜的晚禱聲，花園裏的歡樂的鳥歌

聲……牠所帶來的是陰沈與嚴寒。但在牠的飛舞的姿態中，我們看見了慈善的母親，柔和的情人，活潑的孩子，微笑的花，溫暖的太陽，靜默的晚霞，……牠沒有氣息。但當牠撲到我們面上的時候，我們似乎聞到了曠野間鮮潔的空氣的氣息，山谷中幽雅的蘭花的氣息，花園裏濃郁的玫瑰的氣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氣息……在白天，牠做出千百種婀娜的姿態；夜間，牠發出銀色的光輝，照耀着我們行路的人，又在我們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繪就了各式各樣的花卉和樹木，斜的，直的，彎的，倒的。還有那河流，那天上的雲……

現在，美麗的雪花飛舞了。我喜歡，我已經有三年不會見着牠。我的喜歡有如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牠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

的福建人一樣，我回想着過去下雪時候的生活，現在的喜悅就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記得某年在北京，一個朋友的寓所裏，圍着火爐，煮着全中國最好的白菜和麵，喝着酒，剝着花生，談笑得幾乎忘記了身在異鄉；吃得滿面通紅，兩個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踉蹌地從東長街的起頭踱到西長街的盡頭，又忘記了正是異鄉最寒冷的時候。這樣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們都像是工廠裏的機器，忙碌得沒有一刻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們又叫我一個人看守着永不會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這是多麼孤單，寂寞，乏味的生活呵。

“Sensercajo!” 我聽見過去的我對今天的我這樣說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時候，對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但是，另一個我出現了。他是足以對着過去在北京的我射出驕傲的眼光來的我。這個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時候，曾經有過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蓋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愛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們辨別不出路徑來，也並沒有終止的目的。我們祇讓我們的腳歡喜怎樣就怎樣。我們的腳常常歡喜踏在最深的溝裏。我們未嘗感到這是曠野，這是下雪的時節。我們彷彿是在花園裏，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軟的。我們未嘗覺得一點寒冷，因為我們的心是熱的。

“Sensação” 我聽見在南京的我對在北京的我這樣說了。正像在北京的我對着今天的我所說的一樣，也正像在福建的我對着四十年來第一次看見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說的一樣。

然而，我還有一個更可驕傲的我在呢。這個我，是有過更快樂的生活的，在故鄉：冬天的早晨，當我從被窩裏伸出頭來，感覺到特別的寒冷，隔着蚊帳望見天窗特別的陰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這是我躺在被窩裏反覆地唱着的歡迎雪的歌。別的早晨，照例是母親和姊姊先起牀，等她們煮熟了飯，拿了火爐來，代我烘暖了衣褲鞋襪，纔肯鑽出被窩，但在下雪天，我有了最大的勇氣。我不需要火爐，雪就是我的火爐。我把牠

捻成了團，捧着，丟着。我把牠堆成了一個和尚，在牠的口裏，插上一枝香煙。我把牠當做糖，放在口裏。地上的厚的積雪，是我的地氈，我在牠上面打着滾，翻着筋斗。牠在我的底下發出嗤嗤的笑聲，我在牠上面哈哈的 answering。我的心是和牠合一的。我和牠一樣的柔和，和牠一樣的潔白。我同牠到處跳躍，我同牠到處飛跑着。我站在屋外，我願意牠把我造成一個雪和尚。我躺在地上，願意牠像母親似的在我身上蓋下柔軟的美麗的被窩。我願意隨着牠在空中飛舞。我願意隨着牠騎在人的肩上。我願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氣。我有最寶貴的生命之力。我不知道憂慮，不知道苦惱和悲哀……

“Sensecajoi Vi maljunuloj”我聽見幼年的我對着過去的那些我這樣說了。正如過去的那些我驕傲地對別個所說的一樣。

不錯，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過去的和現在的喜悅是像這鑽進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樣，漸漸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對着這時穿着一襲破單衣，站在屋角裏發抖的或竟至於僵死在雪地上的窮人，則我的幼年時候快樂的雪天生活的意義，又如何呢？這個他對着這個我，不也在說着“Sensecajoi”的話嗎？

而這個死有完膚的他，對着這時正在零度以下的長城下，捧着凍結了的機關槍，即將被砲彈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則其意義又將怎樣

呢？“Sensence-foi”這句話，該是誰說呢？

天呵，我不能再想了。人間的歡樂無平衡，人間的苦惱亦無邊限。世界無終極之點，人類亦無末日之時。我既生爲今日的我，爲什麼要追求或留戀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雖說是寂寞地孤單地看守着永沒有人或電話來訪問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裏靠着火，避免風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窗，詩人一般的靜默地鑑賞着雪花飛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滿的我嗎？

抓住現實。只有現實是最寶貴的。

眼前雪花飛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現實的現實。

看呵！美麗的雪花飛舞着呢。這就是我三年來相思着而不能見到的雪花。

父親的玳瑁

在牆腳跟刷然溜過的那黑貓的影，又觸動了我對於父親的玳瑁的懷念。

淨潔的白毛的中間，夾雜些淡黃的雲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婦人的玳瑁首飾的那種貓兒，是被稱爲『玳瑁貓』的。我們家裏的貓兒正是那一類，父親便給了牠『玳瑁』這個名字。

在近來的這一匹玳瑁之前，我們還曾有過另外的一匹。牠有着同樣的顏色，得到了同樣的名字，同是從我姊姊的家裏帶來，一樣地爲

我們所愛。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牠曾經和她盤桓了十二年的歲月。而現在的這一匹，是屬於父親的。

牠什麼時候來到我們家裏，我不很清楚，據說大約已有三年光景了。父親給我的信，從來不會提過牠。在他的理智中，彷彿以爲玳瑁畢竟是一匹小小的獸，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當我去年回到家裏的時候，我看到了父親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當廚房的碗筷一搬動，父親在後房餐桌邊坐下的時候，玳瑁便在門外『咪咪』的叫了起來。這叫聲是只有兩三聲，從不多叫的。牠彷彿在問父親，可不可以進來似的。